

遊蹤

■龔敏迪

退思園之思

小鎮與城裡相比，則少了一份嘈雜紛擾，與鄉村相比，則少了一份閉塞寂寞。那些原本交通不甚便利的江南水鄉小鎮，就更多了一份世外桃源的情趣，在這裡是最適宜於晴耕雨讀的。不過，士人們總是嚮往着有朝一日走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負；而走出去了的，濃濃的文化熏陶了他們的小鎮，又是他們魂牽夢繞，總想着要回歸的溫馨家園。於是，小鎮裡的人想走出去，小鎮外的人又總是想走進來。

在江南六大古鎮中，同里不僅出現過《園冶》的作者計成，還因為有了頗有特色的退思園而成了蜚聲遠近的一大因素，退思園的主人任蘭生，也因為建造了退思園，而在百年後的今天，還被人不斷議論着他的功過。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說他建造退思園是為了：「趕緊把安徽任上搜刮來的錢幻化成偷不去搶不走、又無法用數字估價的居住地」。一方面他又說：「這樣一個地方哪怕住下幾天也是令人羨慕的。」看來余秋雨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，並沒有下過功夫讀一讀有關史料，這就逃脫不了能說會道的所謂文化名人「花拳繡腿」的嫌疑了。

退思園之名來自於《左傳》：「林父之事君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。」所採用的「退思」之意，並不完全是一味的反省過錯的低調，在其背後，還有自比晉國的苟林父的意味。出生於書香門第的任蘭生，是在多次參試均落榜後，才進入安徽軍營的，因為深入前線參與勦滅起義的捻軍，一直升職到正三品。《清史列傳》把他列為循吏，自從司馬遷作《循吏列傳》以後，歷代都有循吏傳，循吏大致都是些奉公守法的官吏。任蘭生在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任上，確實做過不少興水利、倡捐廉俸，募銀十萬餘兩賑濟十幾萬河南流入安徽的災民等實事。但他也受到了曾經敢於參劾江西巡撫李文敏、廣西巡撫倪文蔚、兩廣總督張樹聲等腐敗官員而著稱的內閣學士周德潤的彈劾。彈劾內容包括：「盤踞利津，營私肥己」等多項罪名，但經過戶部尚書崇綺、內閣學士廖壽恆等人調查的結果是：「所劾皆不實，惟留用革職書吏屠幼學，為知情徇隱，部議革職。」腐敗的官場環境中，要做到完全潔身自好，完全不官官相護，幾乎是不可能的，但要說他在被革職後，還招搖地用搜刮來的錢建造了

退思園，在情理上也是講不通的。

在他被革職時，同僚彭玉麟特意送他一副對聯：「種竹養魚安樂法；讀書織布吉祥聲。」後來，任蘭生將這副對聯掛在退思園「菰雨生涼」軒，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因此就決意息心歸隱。步入東側花園，領略着園林專家陳從周指出的「貼水」造園特色的同時，最引人注目的是漏窗牆上標語般的「清風明月不須一文錢」幾個字，在花了他賑濟十幾萬河南流民時幾乎相等的十萬兩白銀建造的園內，欣賞不須一文錢的清風明月，自然讓人感慨。更令人感慨的是：「為奏請開復原銜」，他並沒有停止過活動，那也不是不須一文錢的。不僅他自己「自捐棉衣一萬件」，接着，鳳、潁、六、泗紳士孫家樸等二百餘人，將他在軍中、在任上時所做「有益地方事實，公呈巡撫陳彝」的同時，還「籌銀八千兩，願代遵例報捐道員」。然後經過陳彝會同兩江總督曾國荃入告，他才像苟林父率督軍與楚軍在郢之戰中慘敗後，又官復原職了。結果當年鄭州黃河決口，安徽被淹。50歲的任蘭生在皖北賑撫時，從馬背上摔下受傷感染，病死在了潁州。臨終「談至在三，易養之際，猶顧問水勢，以手畫災狀，無一語及家事」。這都說明：任蘭生不僅是一個想有所作為，也確實是真心為民做了不少實事的人。

古往今來，有多少失意官宦，消極地寄情於山水自然；多少豪宅，主人為了名利而終生奔走在外，最終都成了遊人們駐足之地。我想：遊人們來到這裡，多半是引發了人生的思考，而不是羨慕地想要在此住上幾天。



■ 冬季退思園

網上圖片

古今談

舞獅子・獅子吼

■吳羊璧

快過年了。過年的時候，通常會見到舞獅子的表演。

這是我感興趣又不很明白的問題。中國並沒有產生獅子，獅子多產印度或非洲。但是在中國，獅子又是大眾熟悉的動物。雖然沒有活獅子，但是很容易見到石雕的獅子。我常走過的附近一家店子，門口就有一對石獅子。不大，大約只有一呎高。走過的時候，望一望，倒也覺得很親切，好似我們與獅子很熟悉。

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很多機會見到活獅子。或許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沒有見過。但是我們生活中偏偏就有舞獅子這一類活動。過年了舞獅子，大家都很喜欢看。

過年舞獅子也是一種民間活動，大約是一些武術團體組織起來的吧。舞獅子的必須是體力不錯的好漢子，也掌握了舞動的技巧。一天舞下來，應該也很累了。

記得多年前，有一次，我們正在一家店子裡買東西，舞獅子的來了，在門口舞。不免也有好些

看熱鬧的人圍觀，我們出不去，就在那裡看。舞獅子，不管是舞的，是看的，都要熱鬧熱鬧，這才有味道。不過那時候是一家普通的小街舖，裡外站了一些人，就很熱鬧了。現在香港已成為另外一個樣子的大城市，到處都是大商場。恐怕現在已經不容易出現這種上門舞獅子的情況了吧？但我希望有。

記得多年前（那是好幾十年前了），見過舞獅子的在一家店子前面舞起來。舞獅子的活動也不能光是跳來跳去，要編排一些過程才好看。那時有一種活動是採青，有人在獅子的面前高舉一些甚麼東西，讓獅子舞着舞着去採下來。採到了，自然掀起一陣高潮。這就更好看，更熱鬧。

現在香港過年的時候還有沒有這樣的活動呢？我真希望仍有。應該有，在熱鬧的市區中心，也許不容易有，但希望有。

我想，香港的好些小市鎮、小村落，如果出現舞獅活動，仍然是很吸引人，很熱鬧的。長住市區的香港人，也許一下子想不起香港市區之外仍

有好些小鎮、小村落。像坑口、西貢。我在郊區住過好些年，住的就是一條小村落，有個村字。名字很雅氣，叫做碧水。原來的名字就很土氣，叫做白水碗。雅氣的名字大約由此土氣的名而來。

不知這條小村今年有沒有舞獅子。為甚麼我們對獅子似乎覺得很親近。也許因為獅子那一身毛氈氈的長毛，使人覺得獅子很可愛，可親近，沒有老虎那麼兇惡。

中國人不但喜歡獅子，生活中甚至有獅子的故事，例如「獅子吼」。

「獅子吼」有個故事可以說，甚至蘇東坡也有詩句說這件事：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」。故事的主角是宋代的陳慥。他的妻子「悍而妬」，對陳慥約束得很嚴。陳慥請客人吃飯的時候，席上有妓女，他的妻子就在隔壁擊壁大聲呼叫，意思是威嚇着：老娘在此，你可別亂來。連蘇東坡也寫入詩中了，可見當時這件事大概傳聞很廣，「獅子吼」也出了名。

話說回來，還是說說獅子。獅子在我們的生活中也這樣經常被提到，到底是甚麼原因呢？我真想搞清楚，但現在就是搞不清楚。希望有一天能搞清楚吧。

畫中有話

■圖、文：張小板



心靈驛站

巴嘎的雲

■洋滔

巴嘎是雅魯藏布江邊一個小小的山村，我曾在這個小山村里下鄉，度過了半年難忘的時光。巴嘎的雲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熱愛巴嘎的雲。終年積雪的喜馬拉雅山，是它的搖籃！那潔白潔白的巴嘎的雲，時而像微波萬捲，輕拂群山而去；時而像微微搖擺，雄師峙立，大有與群雄決一雌雄的氣概；時而化作汪洋，把峰巒一一截為海嶼；時而猶如毛茸茸的雪蓮花，一朵，兩朵，三朵，百朵，千朵……盛開在蔚藍的天空；時而如奔馬，如巨蟒，如虎豹，如熊羆大象，馳騁在萬山叢中，遊動於山川峽谷之間；時而像架起的天梯，直達高遠的天庭，等待着人們去嚮往，去追求，去攀登……

好啊，朝暉精心繪製的紅雲；好啊，旭日點燃的火燒雲；好啊，晚霞苦心煉就的彩雲；好啊，雷電培育的狂暴的積雨雲……巴嘎的雲，豐富多采，形態萬千，炯炯有神，讓人一見便心曠神怡，萬縷詩情油然而生……我讚美巴嘎的雲。它不僅供人們欣賞，還主動承擔起山村特殊的「氣象哨」，用它無聲有形的語言，準確無誤地向巴嘎人民預報天氣的變化，或晴，或陰，或雨，或雪，或雹，或霜……

這裡的老百姓察雲觀色，便可知道天氣的變化多端，他們說，「巴嘎山戴帽，喜雨馬上到」，「巴嘎山穿衣，雨不濕鞋底」，「天上魚鱗

雲，曬昏老年人」……巴嘎的雲不僅漂浮在天際，遊蕩在喜馬拉雅山的群峰之間，還深深扎根於藏族勞動人民的生活之中！我歌頌巴嘎的雲。我尤其歌頌巴嘎八九月份金光閃閃的雲。這種金色的雲，不在藍空在麥場，當巴嘎八、九月份金色的雲霞點綴着祖國金色的邊疆時，雅魯藏布江也被兩岸的金雲染得一身金黃，顯得更加艷麗，更加妖嬈，更加豐潤和肥碩。這雲霞帶着豐收的喜訊，興高采烈地揚長而去，把喜訊傳向四面八方。這時，巴嘎的老百姓也隨之興致勃勃地唱起讚美金色的雲的秋歌：「美不過八月雲鋪金，好不過九月金鋪雲，八月九月响糧如山，金山都是採採的金。過去的巴嘎人吃人，而今的巴嘎人愛人，多謝如今的好政策，金子般的生活萬年春。」

在老百姓激情滿懷的歌聲中，巴嘎金色的雲呀，隨着鐮刀和收割機捲起的疾風，隨着拖拉機和揚場機呼嘯的歡騰，源源不斷地湧向曬場……曬場上，脫粒機清清晰晰的歌聲響徹雲霄，震盪山野，它把金色的雲化作金色的急雨，紛紛撒落在平坦的曬場上，撒落在人心裡，撒落在山村人民獻給祖國母親豐收的捷報裡……我熱愛巴嘎的雲，我讚美巴嘎的雲，我歌頌巴嘎的雲，我終身難忘巴嘎的雲……

■黃霑 網上圖片



詩情畫意

■宋樹桐

黃霑——永遠的大師

揮揮手
談笑總依然
為酬平生歡樂事
大夢尋歌
一去千萬年

擦乾淚
瀉滿卷遺憾
待唱遍滄海豪情
回頭卻想
總是心不甘

來鴻

■丁純

暗隨流水到天涯

我有一言君記取，世間自取苦人多。——（唐）白居易

夜很晚了，走在空曠的城裡，遠處的山坡不甘寂寞地透射着陰暗。路邊的小酒館裡，幾個民工在碰着啤酒杯。一年過去了，年在時間的層遞中，不失老態，一年又一年的頑強地堅持着。

楊健講：「一年比一年灰暗了/從紡織廠颯來的煙霧/熏黑了我們的住所/心靈的衰微的世界……」其實，熏黑的，豈止是物理意義上的塵埃呢？滿目的蒼涼與無奈的眼神，都讓自己的心靈逐漸失去蔥綠和憧憬。

在文字中遊走，往來穿梭於網友的博客中，卻只想找那些冷寂的文字讀。新年裡，喧鬧已經夠多了，心安靜不下來，或者說，喧鬧已經把快樂分享了很多，我只想安靜。

一直欽羨的朋友，是泉州人，2004年在新加坡做華文交流。僅在「天涯」的短信中，互通有無，並無近距離的接觸。新的一年裡，該是她最幸福、最美滿的生活吧。我在這裡衷心地祝福她和她的先生。祝福什麼呢？祝福白頭到老吧。可是又怕國太注重結果，生命只是一個過程，為什麼到老呢？

還有一個朋友，本來是安慶的（那是我坐車回家必經之地），長大後，一直在蕪湖市工作。想來，認識她許久了吧，雖然是老鄉，迄今沒謀面。她的文字，比歲月淒冷，人卻溫暖如春。在「天涯」裡，泡的時間長了，視野宏闊，心地也寬容得多。

一些人，一些事，隨着歲月的增長，就

像石頭一樣，佈滿了印記。我們生活在這個暗淡的空間裡，這些印記或許能給我們溫情和力量吧。可，我們卻在別人的歡樂中，感受到生命的悲欣。

算來，不回家過年，三個年頭了。第一個年頭，藉口，車站如潮的人流，無法購票上車。一個人躲在宿舍裡，聽梅艷芳的《女人花》，只聽到黃昏的燈光蔓上窗台；第二年的冬天，離春節還有很長時間，就明確表態不回家過年了。一年一年不回去，總能找到十分充分的理由。我不喜歡熱鬧的場面是最主要的，我執守一個人的安靜和孤獨，心中有欣喜在。

廣州這幾天暖和。前些天，我一個人到音像店，買齊了黃霑的紀念專輯，喜歡那些古典、優雅的文字許久了。以前聽的時間少，等到他死了，才覺得應該好好地聽一些了。廣州的音像資料做得很粗糙，大致也只能看到人影。黃霑的音在、情在、心在，足矣。

喜歡黃的歌曲，反倒不如說，喜歡那種理想中的愛情和人生，「女兒意英雄癡，吐盡恩義情深幾許；塞外約枕畔詩，心中也留多少醉。」這恰恰也是我少年時愛情的理想啊。一直渴望和自己心愛的人，在大漠邊關牧馬；或者在江南的農村種地生活。內心深處想，愛情應該遠離人煙的，有人的地方，活得好累，好累。

來天涯方一年餘，是安徽的蘇君極力推薦，她說，「閑閑是個暖人的地方」。默默地把自己的情懷吐盡，這塊園地安靜，一點不喧鬧，讓我暗中追隨。

「日高煙斂，更看今日晴未？」天晴，霧散，月霽。「征鴻過盡，萬千心事難寄。」